

魔鬼吞下了炸弹——上海

陈伯吹



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

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



魔鬼吞下了炸弹——上海

陈伯吹

新知书店



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
魔鬼吞下了炸弹——上海
陈 伯 吹

*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(福州得贵巷27号)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2.6875印张 3插页 48千字
1983年8月第1版
1983年8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12,000
书号：10173·435 定价：0.32元

缘 起

从抗日战争开始到解放战争为止的十年间的文学，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，并具有特殊的风貌。

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，随着上海政治环境的演变，大致可分三个阶段：一、抗战初期，即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同年十一月十一日，上海是抗战前线之一翼，全国作家大多都在上海，这里成了全国文学运动的中心，文学作品类多激昂而率直。二、“孤岛”时期，即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，上海四周虽已沦陷，却还有一小块租界成为当时的特殊区域。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了广大爱国进步作家，以此弹丸之地为据

点，采取种种灵活方式，继续与敌伪周旋。当时的文风，仍多激越，但限于环境，表现手法已逐渐向迂回曲折和隐喻讽刺转变。三、沦陷时期，为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，上海完全成为沦陷区。这是上海最黑暗最艰苦的阶段，一切出版物和文艺活动都要受到侵略者和汉奸的严密控制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党的地下领导依然存在，坚持民族气节、誓不为敌人效劳的爱国作家（包括文学上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大多数作家在内）更是大有人在。他们或用“商办”名义，继续编印书刊，或在地下党的安排下，有计划地打入敌伪文艺报刊，发表反映现实生活、培养读者严正艺术趣味的作品，排挤替敌人歌功颂德的毒草。这时的文坛，呐喊和投枪已不允许，而现实主义却有了进展，在艺术上经过了更多的锤炼。这类作品，今天看来也许会被指摘隐晦，甚至色调暗淡，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却是需要经过种种斗争才得发表。就是这类作品，等候着作者的往往是逮捕和严刑，而的确有不少作家经过这样的炼狱，有的甚至惨遭杀害。

我们深感以上三个阶段文学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，都值得保存下来，使后代知道：我国现代文学有过这么一个阶段，有过这么一批作家，他们曾在艰苦的岁月里，为我国的现代文学史写下了可贵的一页。而流光易逝，岁月不居，这项整理工作至今还没有去做，大批资料仍然散佚，有待搜集，再不抢救，恐将荡然无存！

同人有鉴于此，集会商讨，决定承担起编纂《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》的责任。钩沉辑散，以这一时期上海的作家和作品为主，并兼收活动在上海附近的浙江、江苏、安徽、福建诸省，以至香港、南洋等地，而与上海仍有关联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（包括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杂文、剧本、儿童文学等各种体裁），分辑陆续出版，每辑十册。

本丛书成立编辑委员会，约请巴金同志为名誉主编，推举楼适夷、林淡秋、柯灵三位同志为主编；具体编务，则由杨幼生、陈梦熊、管权、胡凌芝、萧斌如五位同志担任。福建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任务。

担负工作的同志，各有自己的岗位，抽暇收集材

料，走访求教，往往为寻找一种资料，费时数月，一有所获，则欢欣如得至宝。本丛书中每册从选题定篇以至编辑出版，确也颇费了不少心力。展读当年作品，相隔已将近半个世纪，而当时斗争年代的各种情景，仿佛历历在目，许多篇章，依旧震撼着我们的心灵。这使我们觉得从事这项工作并非毫无意义而告慰于心。

我们深感遗憾，主编之一林淡秋同志却未及看到“丛书”出版就溘然长逝了，谨在此表示我们的悼念。

《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》

编辑委员会

一九八二年三月

序

玩火者在上海放起一把野火。

上海已经不是一个“孤岛”，而是一座“火山”了。

上海，再会罢——虽然，我将要把你的受难的形象描绘给关心你的人们看去。他们有的是在你那里长大起来的，有的是在你那里受过教育学过技术的，有的是在你那里得到过帮忙而发迹的，或者建立起某种事业的，也有在你那里寄寓着父母妻子儿女以及兄弟姐妹的，更有在你那里设置着房产地产，公司商号的，让他们清楚地知道你七年来被侮辱、被损害的情况，这可以叫他们掀起怀念的情绪，坚定复仇的意志，增强胜利的信心。

上海，暂时沉沦在水深火热中，不久，会得救的。

上海，毕竟是一个炸弹，但魔鬼却把它吞下了。

四万万五千万人，没有一个失却过自信——就是上海

自己也深信很快有探出身来，抬起头来的一天——它将奋起粉碎那祖国的敌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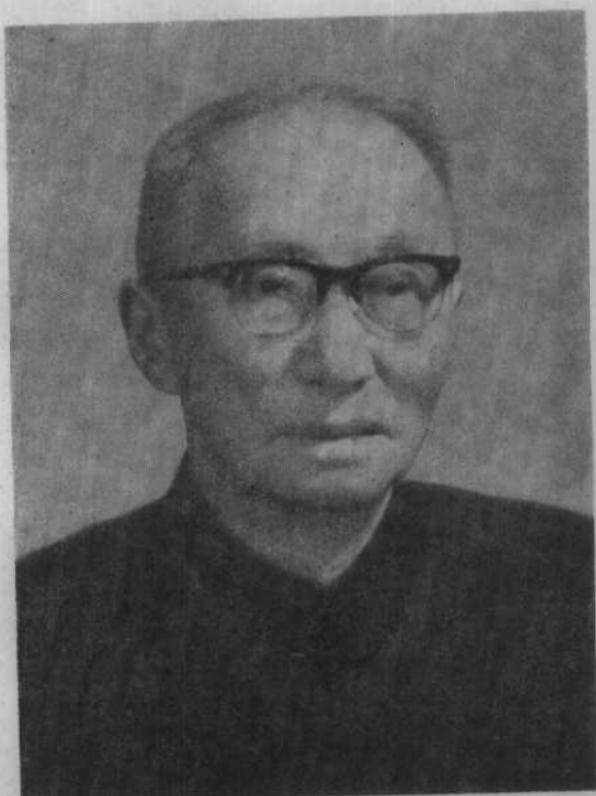
这不是一个好听的故事。

这也不是一幅好看画像。

这是血淋淋的现实，有正气，怀正义的人们，正视着吧。

夏日葵

1943年2月1日于赣州至圣路30号



作者像

新体亡国

陈伯吹

天地有正气，平生世上路。志士仁人，
留名后世的风流，是古往今来的榜样。也因之，他们常常被人们
所传诵，所称赞。在今天，这正气，这榜样，
已不为人们所重视，所传诵，所称赞。
“革命”、“民主”、“科学”，这些大字，
在人民中间，已经成了空洞的名词。
天地有正气，平生世上路。志士仁人，
留名后世的风流，是古往今来的榜样。
在今天，这正气，这榜样，
已不为人们所重视，所传诵，所称赞。
“革命”、“民主”、“科学”，这些大字，
在人民中间，已经成了空洞的名词。
天地有正气，平生世上路。志士仁人，
留名后世的风流，是古往今来的榜样。

作者手迹

目 录

序 · · · · ·	I
人间地狱的大检问所 · · · · ·	1
两个吃人不眨眼的急先锋 · · · · ·	5
笨拙的宣传 · · · · ·	9
在打气下的士气与民气 · · · · ·	11
清乡即清箱的德政 · · · · ·	13
等于慢性屠杀的封锁 · · · · ·	15
隔离营与集中营底分野 · · · · ·	17
还是脱不了模仿 · · · · ·	20
防空演习底内幕 · · · · ·	22
三位一体的敛钱法 · · · · ·	24
在上海实行亚洲新秩序 · · · · ·	27
吊去了两个铜像 · · · · ·	29
船底朝了天 · · · · ·	31
从《大阪每日》到《华文每日》到《文友》 · · ·	33

荒谬到极点的四大政纲	36
伪钞底伪钞	39
没有脊骨的软体动物	42
炼狱里的殉道者和受难者	45
一个背十字架的人	48
贩米者的心血	51
被出卖的青少年	54
穿老虎衣的人	57
在火山上欢跃的第三种人	60
“走单帮”的一群	63
街头人底三部曲	66
无可奈何的商人	72
后记	74

人间地狱的大检问所

——恐怖万状，惨绝人寰！

过了界路，如入阴间！

在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以前，界路上车水马龙，异常热闹，到夜来电炬通明，又是一派繁华景象。那接着界路的京沪，沪杭两铁道的雄伟的“上海北站”，是热闹的中心，是繁华的动力。若干年来，经过主管人员与车站员工的不断努力改善，日新月异，进步得叫每一个乘客都具有良好的印象。最有意思的，是在开车前十分钟，用无线电送发“现在距离开车还有十分钟，请乘客登车，送客下车”的这广播；五分钟后，再度广播，乐声也随着起来了。一会儿，汽笛的长鸣声，在乐声中彻响着，于是车轮蠕蠕滚动了。悠扬的轻快的乐调，兀自奏个不止，把车上车下的离愁别恨，升华作豪壮的情绪。眼角上止住了喜悦的泪珠，月台上一片白巾，与遥去的车窗里的白巾，共作会心的挥舞，是多么有诗意的瞬间啊。直等到庞大的车身，在平行线的铁轨上缩成一个黑点时，踏上旅程的游子的亲戚师友们，才带着那惜别，期待，希望，多样交织着的一种说不出的情绪，依依地离去月

台。

从前，每天要这样重复好几回的这人生的功课，如今，象梦一般的遥远与渺茫，仿佛隔了一世似的。

上海北站，如今孑立在四周残垣瓦砾的中间，自身也尽多的是创伤，弹痕累累，是一个被俘虏了的残废战士。倭寇颇有自知之明，暴力不能长久地存在，所以绝不加以修葺，只是利用它的残躯来展开交通的工作。

每天黎明以前，也有在半夜里的，数千个旅客，已经来在这儿排着长长的队伍，为了要看一看家乡的情况，不顾黑暗，寒冷，风雨，直挺挺站上五六个钟头。其实这还是小事情，压在成千旅客的心头上几乎窒息了的，是在最后登车去时，通过那大检问所这一关，这真是一道鬼门关，可怕到极点了啊！

不过要过鬼门关也不很容易，第一先得买到车票，这就很难，因为票门一开，站在最前的十几个或者没有问题，在后面的就只好伸长了头颈，眼巴巴地望着窗门里的淡黄的灯光。忽然拍的一声，眼前一黑，窗门就关了下来，明天再会。所以要搭车的人，愈来愈早。这辛苦是不用说的。为什么车票出卖得这么少呢？难道真的客满了吗？不，这是一种舞弊！是要把许多的客票在黑市里售出，岂不利市百倍吗？反正售票员是“日籍”，只要他能够交结上司，还怕这笔钱逃走吗？

幸而在半夜以前起来，站到了长长的队伍的前十名，车票也买到手了，于是象牛群进屠宰场所一般的觳觫，恐惧的

神情，前前后后都在脸色上充分地表现出来，有的铁青了脸，有的全身发抖，有的急得失去了一切行动的常态，加上伪警为虎作伥的大声呼喝，更增添了恐怖的气氛。慢腾腾地一步一步，低垂了头，战战兢兢地挨到了大检问所前面，两旁站着好几个矮胖的汉子，满面横肉的阔脸，黑毛刷般的浓眉，闪射凶光的大眼，一副恶狠狠的神气，横着明晃晃的刺刀，中间站出一个狡猾的军官，露着狡牙，作着狰狞的冷笑。他一开口问你，要是你回答得慢，回答得不合他的心意，巴掌就接二连三的飞过来，在你两颊上清脆的作响。如果你被打昏了，答不对题，那“间谍嫌疑”就落在你身上了，立刻被拘进暗室里去，以后你的悲惨的故事，也就不忍说了。要是你口齿伶俐，对于他的不成熟的华语，回答得还好，其次就得检查你的东西了。一百个带东西的人，倒有一百个被检去东西的，幸而不被全部没收，多少要拿去一点。如果有上好的东西，而又找不出检去的什么理由，那就“信交，信交”（日语是奉赠的意思）了。所以大检问所旁边的一大间的屋子里，天天出清客货，天天堆积如山。这其中用的衣料，药品，家具，吃的米，麦，鸡卵，豆糖，糕饼之类，真是不计其数。可怜沦陷区同胞的血汗，天天在喂胖了这些刽子手！

被没收或者被检去东西，这还没有了事，更被拳打，脚踢，抽皮鞭，甚而至于用刺刀劈刺，所以流血的悲剧，成天在这儿演出。

象这样的“大检问所”，听说在南京，蚌埠，徐州，杭

州，钱塘江以南的浙赣路上的静江站，全部设置着，真是弄得“路上行人欲断魂”了。

不过也有逍遥上车去的人，那除非是卖国的新贵，黑心的奸商，他们不过是玩弄“有钱买得鬼推磨”的这一套戏法，反正有的是钱，多的也是钱。